

李筝◎著

寒门闺秀 2

潇湘书院当家花旦、励志派言情女作家李筝再度携新作强势出击！为寻真爱穿越到前朝，一个是小家碧玉，一个是当朝皇子，能否再续前缘？让李筝带你体验最不可思议的穿越故事！

李筝◎著

寒门闺秀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寒门闺秀② / 李笋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91-9511-7

I. ①寒… II. ①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468号



寒门闺秀②

李笋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511-7

定 价 22.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15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86524997

Contents
目 录

第 一 章	桃花初绽	1
第 二 章	相逢在另一个时空	22
第 三 章	请 婚	36
第 四 章	鸿雁传情	52
第 五 章	草堂寺相会	68
第 六 章	《大隋之音》创刊号	88
第 七 章	穿越还是绑架	96
第 八 章	当面锣对面鼓吧	113
第 九 章	侯门深似海	121
第 十 章	王家有女初长成	129
第十一章	过 招	142
第十二章	待嫁惊梦	150
第十三章	父女相见	165
第十四章	翁婿过招	182
第十五章	不平顺的寻爱路	206

第一章

桃花初绽

近来京城里又刮起一股美人风。

有一个名为顾家三少的年轻文士，画了一套四幅的美人图，先在一次文会上展出，引起很大的轰动。七日后再在一家书画斋里进行了拍卖，四幅画居然卖出了一万三千五百两的天价。画上四位美人，无论容貌神态都各有不同，春天那个站在一株盛开的白玉兰下，穿着绿色绸衫，浅笑盈盈地正在捕捉玉兰树下一只白色的兔子，看起来极其天真单纯，清新亮丽；夏天那个穿着冰蓝色的轻纱，露出一只香肩及大片雪白的胸脯，斜倚在荷花亭的扶栏上小憩，手执团扇，额上画着三瓣火红的石榴花，看起来慵懒而妖媚；秋天那个身穿秋香色绣菊花的半袖，手中握着一张信笺，正站在高楼上遥望远方，背景是一片橘红色系的枫树林，天上一行大雁排成个“人”字，使得那女子看起来更加多愁善感，惹人心怜；冬天那个披着火红的披风，正策马扬鞭在雪地里奔驰，身下白色的骏马极其神骏，身侧是一片怒放的红梅，更加衬得画中女子英气勃勃，艳丽无双。这四位美人，不但人美，连那衣裳首饰也别具一格，作为背景的花鸟更是栩栩如生，令人恍若身临其境。一经推出，就在京城的学士圈子里引起轰动。不但爱懂画文的文人士赞不绝口百看不厌，就是那些世家纨绔子弟也追捧不已，并不断在各地青楼世家寻找美人的出处。

当然，画的作者顾家三少也是各家公子探寻的焦点。可惜的是，就像几年前的云梦真人一样，以京城众多学士公子的势力，竟然查不到那位顾家三少的来历，令人十分不解，这也使得这四幅画更加神秘珍贵，从而也让画的价值不断攀高。当然，也有人从顾家三少的美人图背景中的花草上判定，这四幅美人图与云梦真人的花鸟图在技法上如出一辙，甚至很多人怀疑，这位顾家三少就是那位云梦真人。

可是，之前不是说那云梦真人是位隐居的道士吗？道士能画这样的美人

图？从这美人图上看，画者一定是位流连风月场的名门公子才对。可顾这个姓氏，在京城并不算高门，公子们一家一家探查，却什么都查不出来。

这四幅画给安然带来的就是一栋三进的宅院，十多个下人，以及未来十年的家用。既然哥哥跟嫂子都圆房了，安然就将剩下的银子交给了嫂嫂，自己则安安心心地作自己的画，写自己的字，诸事不管，日子过得不知道多逍遥。

可是，她想轻松逍遥，顾宛娘却不让她轻松。当初顾宛娘之所以答应来京城，除了想抱孙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给安然找人家的。眼看开了年安然就十六了，让她如何不着急？顾宛娘经常找安齐谈心，说来说去还是那个意思：你在国子监就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可以做你妹夫？

安齐其实舍不得妹妹出嫁，但他同时又知道娘亲的担心不无道理。妹妹明年就十六了，要是不赶紧把婚事定下来，等过了十七就更不好找了。可是他在国子监的同窗，要么家中已经有了妻室，就算没有娶妻的，也有侍妾服侍，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他妹夫？而没有妻也没有妾的，大都出身寒微，他又看不上。本来出身差一点问题不大，他自己也是出身寒微，但一个人的相貌气质跟出身还是有些关系的。安齐就觉得这些出身差一些的同学，在气度上确实要比名门公子差一截，总能感到一种小家子气。事实上，安齐在国子监如此受欢迎，除了他才学好，相貌佳，更与他的人品气度有关。他虽然出身寒微，但骨子里却被妹妹培养出一种特有的自信和坚强来，使得那些寒门学子喜欢与他相交，而那些高门子弟也从不看轻他。

说起找妹夫，其实安齐心里还真有一个人选，就是安然也见过的王锦文。他和王锦文这几个月来相交莫逆，极谈得来，相互之间也了解。王锦文虽然平日看起来冷冷淡淡的，却是个真正的君子，对朋友那是好得没话说。他虽然出身高门，却洁身自好，这一点最让安齐喜欢。而问题在于，王锦文虽然是庶出的，却出自王氏嫡支，只怕也是要寻高门贵女相配的。妹妹虽然才华出众，但到底出身差了一些。若等到他中进士，妹妹都十八了，只怕也难找。唉，他实在为难啊！

不想就在他为难的时候，王锦文竟然趁着那天休假主动上门找他，并且直接向他求一幅云梦真人的画。安齐张口结舌。他不明白王锦文怎么就知道云梦真人跟他有关系。王锦文淡然一笑，带着几分赞叹道：“为兄也想不到令妹就是令整个京城学士们差点疯狂的云梦真人和顾家三少。”

“锦文兄，你——你是怎么知道的？”王锦文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分析道：“在令妹来京城之前，你过的什么日子为兄还不清楚？令妹来的时候，路上遇到强盗，把所有财物都抢走了，这是你跟我说的。然而没两个月，你就新买了大宅子，买了下人搬了新家，再加你早就常说令妹有奇才。而这短

短一个月内，京城就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想不联系到一起都不行。”

安齐叹息，他以为自己很低调了，没想到破绽这么多。“不知锦文兄想要什么样的画，你大概说说吧！”“我祖母特别喜欢云梦真人的花鸟图，就烦劳令妹画一幅喜气一点的吧！下个月祖母七十大寿，我想送她当贺礼，不知是否来得及？”安齐点头道：“行，她画这些快得很，说不定书房里还有些画好的呢！她其实很喜欢画，平日里没事画了很多，只是没拿出去卖，说物以稀为贵。”王锦文想起那个看起来恬淡温柔的少女，不由心中也有几分好奇。那些如此曼妙高雅出尘的画，真的是她画的？“能不能让为兄参观一下令妹的画室？”安齐想了想，点了点头。或许以妹妹的才气，也能入得了王氏这样清贵世家的眼。如果妹妹真嫁到了王家，也等于打了贺家一个大耳光。

他有这份私心。

安齐提前让人去通知了妹妹，说要带个朋友过来看她的画，让她回避一下。

安然猜到哥哥的心思，心里又开始纠结了。难道娘和哥哥不将她嫁出去就不甘心么？她才十五岁呀！她就不信朝廷的遣嫁令会逼着一个举人说不定到时候已经是进士的妹妹嫁人！

却说，安齐引着王锦文来到内院书房，王锦文刚刚进门就被墙上的一幅字吸引住了。那字体圆润端丽从未见过不说，那两句话却狂妄自信得令人惊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要怎样的气魄，才能写出如此狂妄傲然的话来？

王锦文诧异了一下，别的女子生怕自己声名不显找不到好人家，怎么这赵家的姑娘却好像生怕出名似的。“令妹大才！”王锦文赞道，又问，“以令妹这一笔字画，就是堪称我大隋第一才女也不为过，为何令妹不让外传呢？”

“别提了，她那性子与众不同呀。”说着，安齐已经将妹妹平日里画的画从花瓶里抱出来，一张一张展开给王锦文看。

王锦文一看，果然有很多花鸟图和人物图，每一张都跟自己见过的云梦真人和顾家三少的风格一样，栩栩如生。

忽然，他看到一幅黑白的山水画，一下子怔在了那里。

安齐偷看他的神情，暗自得意。妹妹这幅画是唯一一幅配了诗的，她一直放得很好，平日里并不给人看，连他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刚刚他还是趁着王锦文看那副字的时候，悄悄从妹妹书案下的抽屉里翻出来的。这不，锦文一看就怔住了吧？

只见画面上远山淡淡，重重迭迭，一条冰河直通天际。近处，有一道断崖，断崖下生长着一丛翠竹。此刻，风雪交加，在翠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艘渔船停在河中，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老翁正在钓鱼。

这画也还罢了，虽然也好，但也不至于让王锦文震惊到这个地步。他震惊的是画面空白处那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子贤，这，这真是令妹所作？”王锦文心中的震撼难以描述。此生除了三皇子，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人的文才生出敬佩之心来。而这个人，居然还是一位妙龄少女！就是几个月前到京城来的泸州才子贺之砚，被很多人誉为当朝第一才子，他心中也是颇为不屑的。

安齐笑道：“锦文兄看这是我能画得出来的吗？”

王锦文看着那首诗，怔忡了好久才回过神来。王锦文也不是傻子，安齐说这些应该也不是无的放矢，一般人怎么可能将自己妹妹的情况说给外男听？再说，以前有其他人在的时候，安齐就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妹妹。

王锦文之前假装不明白，但猜到赵家姑娘就是那云梦真人和顾家三少时，他也意动了一下。如今见了这姑娘的字画，却真的让他震撼了。他迟疑了一下：“子贤，我就要这幅画。哦，对了，这幅牡丹孔雀图也要了。”说着，他就亲自动手将两幅画卷了，自己找了个放画的木匣子装起来，抱起来就走，好像慢了一步这画就要被人抢走似的。“哎，这幅有诗的不行！”安齐急了。

那幅画妹妹连他都防着，怎么能随便送人？

“子贤放心，为兄会按市价付钱的。两幅画，一万两！”王锦文抱着木匣子不放。“不是钱的问题。那幅字画妹妹说了不轻易给人看的！”安齐急了，妹妹要是知道了，安齐不敢想象。王锦文连连点头道：“明白，明白，我只给我祖父看，绝不告诉别人是你妹妹画的。为兄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可是——”安齐拦着不让王锦文出门。王锦文笑道：“子贤啊，你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安齐无奈，只能放他离开，但一路上一直在念叨着。

王锦文高兴地离开赵家，也没回王府，而是打发了一个亲随回去报信，而他则直接带着另一个亲随回太原给祖母祝寿去了。安齐不敢跟安然说王锦文拿走了那副山水图，只说他取走了一张牡丹孔雀花鸟图。

安然点点头，不以为意。她画的图很多，其实要是哥哥不说，自己也未必全都记得。第二天，王锦文的亲随果然送了一万两银票来。安齐收下，哪里敢告诉妹妹。

一连几天安安静静地过去了。这天，安齐在国子监读书，安然在书房里画画，忽然有小丫头来报玉兰，说有人向姑娘提亲，太太让姑娘悄悄过去拿

个主意。玉兰赶紧进来告诉安然。安然不禁满头黑线，怎么这么快？哥哥到底给她找了个什么人家啊？怎么也不跟她说一声这媒婆就上门了？

安然迅速赶到母亲那边，对方的人却已经走了。安然问过母亲才知道，来提亲的居然是清河崔家派来的媒婆。

清河崔家，那是大隋的八大世家之一。安然前世就听过大唐有七宗五姓之说，那是北方士族之首，而现在的大隋因为没有二世而亡，后族独孤氏也发展起来，成为第八大世家。而这八大世家，每一家都是让庶族百姓顶礼膜拜的对象，底子深厚，崔家，还是八大世家之首。

据闻，八大世家是极少与六姓之外联姻的，特别是嫡支子弟。而这次前来提亲的就是崔氏嫡支的一位公子，名崔义，字守信，今年二十七岁，发妻五年前难产而亡，家中有二子三女，是续弦。

顾宛娘听了很是犹豫。

毕竟崔氏是他们这样的小门小户需要仰望的存在，要是女儿嫁入崔氏这样的高门望族，不说合江县的那些小人只怕都要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就是在京城长安，也会让无数官家千金嫉妒不已。

可是，那崔义是续弦啊！

其实，认真说起来，以崔义的出身，他就是续弦，也可以在六姓世家里找一个嫡女。安然要是嫁过去，仍旧是高攀了。可顾宛娘毕竟是个疼女儿的，经过贺子砚的事情，如今在她看来，那些虚名什么的都是假的，只有过日子才是实实在在的。

崔家乃当世最顶级的名门世家，女儿出身寒微，嫁过去岂能不被人轻视？而最最重要的是，那崔义已经有了两个嫡子了。女儿要是嫁过去，即便生下儿子，将来也不能继承家业，更何况崔义发妻那边是否允许续弦生孩子都还说不定。

因此，顾宛娘虽然没有直接拒绝，说要考虑半个月，但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答应这桩婚事了。她现在为难的是，他们要是拒绝了，会有什么后果？崔家会不会恼羞成怒迫害齐哥儿以及然姐儿将来的婚事？

“然姐儿，你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自然是拒绝了。那样的高门大户，我才不去！”安然对拒婚的后果倒是不怎么担心。哥哥在京城结交了不少朋友，上次那个王家的公子不就是？这样的小事，应该不会引发大矛盾才是。她好奇的是，那个叫崔义的怎么会看上她？安然想了想，忽然道：“哥哥都跟谁提过我？”会不会此人看出哥哥的意思，心里却不愿意，于是干脆将她推出去，介绍给了崔家。反正在外人看来，她要是嫁到崔家，也是高攀了那个鳏夫。

顾宛娘也紧张地看着他，不知道儿子没有帮女儿张罗此事。“就锦文兄一个。”安齐赶紧道，“锦文兄洁身自好，面冷心热，在我看来，无论人品才华都是极好的。他虽是庶出，但因为幼年丧父，是跟在祖父身边长大的，在家族中的地位也跟嫡子差不多。”安然不禁扶额叹道：“哥哥，我知道这位王公子好，可是，你妹妹只是个寒门小户的姑娘，像王家那样的高门大阀，我们怎么高攀得起？”安齐正色道：“妹妹才华横溢，如何就配不上名门公子了？在我看来，也只有王锦文那样人品才华相貌出身样样都好的，才配得上我的妹妹！”

安然无语。反正她和那些名门公子不会有什么交集的，在她的生命中，像王锦文、崔义那样的，也就是个过客罢了。安然并没有将崔义求娶的事放在心上，她想等半个月到了，娘亲直接拒绝就是了。

眼看还有几天就是除夕了，安然想着自己自从来了长安，还没怎么出去过呢，也不知道要过年了，街上热闹不热闹。禀过娘亲，安然就带着玉兰坐着马车出去了。要过年了，街上人很多，因为离西市更近些，安然便直接去了西市的金银玉器行。

她对设计首饰其实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尽管自己不怎么喜欢戴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可看着却让人赏心悦目。为此，她在自己的美人图里也过了一把设计的瘾。

不想今天来到金银玉器行，居然就看到了自己美人图上设计的首饰。安然很高兴，想着要不要找一家店铺合作，便一家一家挨着看过去，倒也见识了不少精巧的设计，对她也很有启发。可是，她看了很多，却一样都没有买。

安然自己没注意，玉兰却偷偷拉拉她的衣袖道：“姑娘，你只看不买，还总挑人家毛病，我看人家好像都不高兴了。”

安然不以为意道：“他们开门做生意，自然就是要给客人看的。至于我只看不买，那只能说他们设计的首饰还不够好，不能让我动心。生意要是做不成，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找不足，怎么能在客人身上找毛病呢？”

“恐怕不是吧？有些女人就是这样，自己没有银子，根本就买不起贵重的首饰，却偏偏一家一家地看过去，还专挑人家最贵的看。劳烦人家掌柜伙计跑腿解说了半天，最后却给了一个不够好的评价。要我说啊，这样的人掌柜的就不该放进来！”

一个声音忽然从安然身后响起，并且口气不善地指责着。

安然回头一看，却是位年轻少妇，容貌清丽，带着几分清高孤傲。她头上簪着一朵碗口大的金丝芍药，对称地插着四支如意金簪，披着一件暗红色软毛织锦披风。从这打扮看来，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夫人。安然确信自己不认

识这个人，不过她身边那丫头倒是有几分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安然反观自己，打扮得的确有些朴素了。头上只有一支白玉簪，耳朵上戴了一对粉色的小珍珠坠子，连镯子都没戴，难怪人家认为自己买不起。可是，这女人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点？难道这店是她家的？

安然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懒得理她。这条街上全是金银铺子，离了这家，还有那么多家呢！安然带着玉兰就要走，那少妇却叫住她们道：“怎么？被人拆穿了，这就要走了？”

这不依不饶的态度，让安然也忍不住生出几分脾气来。

她回头道：“这位太太，我好像不认识你吧，不知为何如此咄咄逼人？这家店铺可是你家的？如果是你家的，我只能说有你这样的老板，这店的生意就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不是你家的，太太就好像有点多管闲事了吧？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与这位太太何干？”

那少妇冷笑道：“果然是伶牙俐齿！这家店的确不是我的，可我就是见不得有些人自以为是招摇撞骗！买不起就别到这儿来丢人现眼啊，就你这样光看不买，还理直气壮批评人家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安然不由笑了笑：“一听太太这话就知道不是个会做生意的。这开门做生意的，若都像太太你这样以貌取人，只怕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不错，我今天是什么都没有买，可能是不喜欢，也可能我现在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但你怎么就知道我明天、后天不会来买？或许我只是在货比三家呢？”

“就你？哼！”那少妇冷哼一声，嘲讽道，“别人不知道你，我却是知道的。你不就是那个在拜堂当日被夫家休弃命中克夫的赵家弃妇吗？怎么，在泸州嫁不出去，到了京城就假装姑娘招摇撞骗来了？”

这时，店里的人听到了这稀罕的八卦，都围过来看热闹来了。居然还有人嫁了人还假装姑娘的？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

安然眯着眼睛看了看她身边的丫头，总算想起来了。那丫头是贺家的人！安然忽然笑了。她才不会轻易地饶了这个女人！“我道是谁？原来是那背信弃义的贺家出来的人啊！怎么？就是你捡了本姑娘不要的臭男人？你是贺家的二少奶奶？听说当初贺家二公子为了个青楼名妓要跟我退婚，原来就是你！怎么，我拜堂当天写了退婚书休了他，倒是成全你了？可是二少奶奶你怎么不感激我，反而恶语相向？啊，我想起来了，贺家到底还是江阳望族，二公子的父亲官居四品，你这出身青楼的如何能给二公子做妻呢？莫不是个妾室吧。这就难怪了，青楼出身的嘛，又是个贱妾，哪里懂得什么叫感恩。”周围众人原本听到安然是弃妇假装姑娘，便觉得有趣，如今又听说那少妇居

然出身青楼，不由更是惊奇，一个个看着那少妇的目光就有些不太好了。男人自然带着猥琐的目光，女人的眼神则是轻视鄙夷。

“你，你说谁是青楼名妓？”那少妇见安然几句话就扭转乾坤，反而泼了自己一身脏水，不由面色狰狞地瞪着安然，恨不得扑上去咬她一口。

安然满脸震惊道：“难道你不是二公子的贱妾？”那女子愤恨地瞪着安然，胸口剧烈起伏着，却没有底气说她是妻而不是妾。因为，她的的确确就是贺子砚新纳的妾室。

原来，安然和贺子砚退婚以后，贺子砚后悔不迭，情绪一直很低落。吴氏为了让儿子开心，就找了人去姜家提亲，只不过不是娶妻，而是纳妾。

那姜姑娘早说了自己不做妾的，可看着贺家的富贵权势、贺子砚的才貌以及对自己的情义，便答应下来。谁知道进门后才知道贺子砚居然后悔休了那个村姑，整日里惦念着，对她也不冷不热的。

她花费了不少功夫才将贺子砚的心拢了一点回来，而后贺子砚就提出要到京城来读书。家里夫人老夫人太老夫人都觉得相公懂事了，便让她跟着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如今国子监放假，她好不容易求了贺子砚陪她一起来，谁知道他一会儿就不耐烦了。姜姨娘心里正一肚子气呢。听到身边的侍女说那边那个只看不买的丫头，就是她们家公子以前的未婚妻，让公子一直惦念的人。她就忍不住出口了。

如今，安然几句话就将她踩到泥里，更是将姜姨娘刺激得不行，张口就叫道：“我，我是江阳第一才女姜红缨！我与二公子情投意合。”

“噗哧！”安然突然笑出声来，又赶紧捂住嘴道，“不好意思，你继续，继续说。我只是一时忍不住，呵呵，原来第一才女的名头是自己封的呀！你出身青楼，与哪个男人都能情投意合的，我们理解的。你继续说，说吧，我们都等着听呢！”

说？她还能说什么？姜红缨怒视着安然，无论如何想不到那赵家丫头嘴皮子如此厉害，自己居然几句话就败下阵来。“你少血口喷人！我也是书香门第出身，我爹爹有秀才的功名。”“真的呀？”安然满脸惊讶的样子，瞪大一双清纯无比的眼睛道，“原来书香门第出身的姑娘也会与男子私会，还情投意合，啧啧。”安然摇着头，但未尽之意谁都能听得出来。姜红缨都要哭出来了。

不能再说了，多说多错！姜红缨立即转移方针道：“掌柜的，麻烦你取文房四宝来，我写一幅字给大家看看！我江阳第一才女的名头是江阳的才子们给的，可不是我自封的。”安然不禁也来了兴趣，居然带头拍手道：“好啊，

让我们见识一下江阳第一才女的风采吧！”掌柜的看着两个女子相争，倒是引来不少人，给他增添了不少人气，倒也欢喜，赶紧让小二准备了文房四宝送上来。

姜红缨走到案桌前跪坐下来，提笔就写了一首诗。当然，不是她自己作的，她也作不出来。她写的是汉代李延年的佳人歌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写完以后，姜红缨自信地起身退开，让人观看。

安然也好奇地走过去扫了一眼，不由点点头道：“还行。只是姜姨娘这样自诩绝世佳人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原来所谓的倾国佳人就是姜姨娘这样的？唉，还真是让人有些失望呢！”

围观众人见了姜红缨的字，也不禁点头赞许。看来，人家这第一才女还真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随后听了安然的话，想着这首诗的含义，大家又不自觉将姜红缨看轻了几分。

姜红缨初见大家都露出赞许的神情，暗自松了口气，正想着如何扳回一局，最好让这个死丫头出个丑，就听到安然这气死人不偿命的话，让她又恼又怒，当即挑畔道：“听闻赵姑娘父兄都是举人，想来也是读书识字的了？不如也写几个字给大家瞧瞧？”

安然又笑了，跟她比写字？难道贺子砚没告诉这女人，她的字写得还不差吗？

“诸位想看吗？”安然抬头问道。围观众人纷纷点头。

“姑娘也写几个字瞧瞧。”

“我看姑娘你目光灵动，口齿伶俐，定然也是读书的。不如让我们开开眼界？”

安然点点头，勉为其难道：“既然大家都想看，我就写几个字给大家看看吧！”

说着，安然就着磨好的墨和姜红缨用过的毛笔，只换了一张纸，提笔写了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安然这次用的是行楷，依然用的从右到左向书写，两句诗一气呵成，使得字与字之间异常的流畅自然，真真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而这诗句却又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细细念来，不觉深具佛理，一时间都安静下来，竟是越回味，越觉出这两句诗的妙处来。

姜红缨挤过去一看，立即变得面色苍白，头冒冷汗。虽然她向来自傲，却也不得不承认，不说这两句诗的意境比她的好上千万倍，单单就那笔字她就望尘莫及。直到这时，众人才醒悟过来，纷纷称赞。

安然谦虚地笑道：“诸位过誉了。小女子主要还是学的王右军的兰亭序，后来又参照了魏碑的结构笔画，只是学得多，反倒有些四不像。那什么才女的名头，请大家千万别再提起，小女子也不过是会写几个字而已，可当不得这长安第一才女。要知道长安名门贵胄极多，不知道多少闺阁千金才华横溢，只不过她们都不喜名利抛头露面，从而不为人知。”

众人听了安然的话，不禁暗赞她为人谦逊，澹泊名利。与那自称江阳第一才女的姜姨娘相比，自然高下立判。

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丫头打扮的女孩，只听她傲慢地喊道：“慢着！这幅字我们家姑娘看上了，愿以十两银子买下。这位姑娘，把那字给我吧！”

咦，这可奇怪了。安然看着那个眼高于顶的丫头，不由暗自感叹自己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就遇上这么多极品呢？

她手下不停，很快将自己的字选好放进随身的荷包里，这才抬头看着那个眼高于顶的丫头，浅浅含笑道：“对不住，我的字不卖。”那丫头一听，当即恼怒道：“什么？不卖？你嫌钱少是不是？你一个没没无闻的小家女，十个字给你十两银子已经是看得起你了。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安然无奈地轻叹道：“这世上怎么总有那么多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呢？难道我说的话这位姑娘听不懂？我说的是我的字不卖。本姑娘不缺钱，所以不卖字。别说十两银子，就是千金一字，我也不卖。”说完，安然对着她点点头，这就要走。

“慢着！”那丫头再次喝住安然，傲然道，“你知道我家姑娘是谁吗？我家姑娘看上你的字，那是你的造化！满京城里你去打听打听，不知道多少官宦千金求着要将自己的字画给我们姑娘品评。你居然不识好歹。”安然苦笑着摇头道：“姑娘你一来就气势逼人，请恕小女子孤陋寡闻，确实不知道你家姑娘是谁。可是，不管你家姑娘是谁，我都没有兴趣把字给她品评。”

安然依然含笑对着她点点头，仍然要走。估计那小丫头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看不起过，不由气呼呼地挺起胸膛，大声道：“你听好了，我家姑娘就是当今三皇子平王殿下的义妹！”

安然一听到三皇子几个字就皱眉，恨不得立即脚底抹油迅速消失才好。她才不想跟那个三皇子扯上什么关系。

“三皇子的文才惊才绝艳，又戍守边关，是我大隋第一英雄。小女子心中仰慕，却有自知之明，不敢心存妄想。所以，你家姑娘我高攀不起，我躲还不行么？我可以走了么？”安然依然是一副淡然的样子，却不知在其他人眼里，她这份稳重是多么难得。

要知道，京城的姑娘对平王殿下的仰慕之情有多么骇人。只要有一点机

会，都不会放过。因此，自从年初平王殿下将这位一直陪着他住在边关的义妹送回平王府，就有很多人猜测着平王是不是想要纳这位义妹为妃。据说，平王不近女色，却独独对这位义妹极好，那是用情至深才如此的。

“你，你真是不识抬举！”那丫头估计还没这样被人打过脸，一时间竟然有些口不择言道，“有胆子你就留下名姓住址来！”

听到这里，安然也不禁冷下脸来，回身道：“平王府有你这样的丫头还真是不幸。平王殿下为国为民，不辞辛劳不畏牺牲戍守边关，你却在这京城里这样败坏平王殿下的名誉，我看你家姑娘也配不上平王殿下！”

这时，只听一个男子洪亮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说得好！”安然听那声音很是熟悉，不由心中一动，转身一看，就见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拨开了人群走了进来。

安然双眼一亮，接着便忍不住鼻子发酸，眼泪瞬间便涌了出来，模糊了她的视线。

这是大哥哥，真的是她的钱锐大哥哥呀！分别了整整十年，他变得成熟稳重了，身材也比从前魁梧强健，身上还带着一种久经沙场的肃杀之气，却并不让她感到害怕，只让她觉得安心。大哥哥现在是将军了呢！

钱锐也是难以抑制心中激动。昨日回到家，听说齐哥儿现在在国子监，然姐儿也来了，便想着买点礼物上门探望，却不料在这金银玉器行碰上了。

他的然姐儿，他放在心头的小囡囡，眉眼已经长开了，只能依稀找到一点点小时候的影子，完全蜕变成一个鲜嫩芬芳的清丽少女，好似清晨带着露珠的花骨朵。可是那双会说话的明亮的眼睛还跟从前一样，让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就是他放在心里整整惦念了十年的小丫头啊！

钱锐大步走过来，红着眼睛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将她拉到自己身后，接着便冷着脸对那丫头道：“不过一个卑贱的奴婢而已，竟敢对举人家的姑娘威胁恐吓，你藉的是谁的势？是景姑娘？还是平王殿下？”

那小丫头虽然不知道钱锐的身份，但她跟着自家姑娘也在边关住了好几年，钱锐身上那股子军人的杀气，还是能感觉出来。现在，她开始后悔了，刚才不应该那样强势的。如果她好好地说，说不定已经完成姑娘交代的任务了。

“我，我，奴婢只是想跟这位姑娘买一幅字而已，或许说话有不当的地方，但并没有威胁这位姑娘什么。”

钱锐冷笑道：“没有最好！我不怕告诉你，本将军正是镇守雁门关的靖远将军钱敏之，赵姑娘是我们钱家的亲儿。若平王府有人到赵家闹事，可别怪本将军不给平王殿下面子！像你这样卑贱的奴婢，本将军就是打断你的腿，

拔了你的舌头，想来平王殿下也不会护短的！”

安然听说钱锐不到三十，已经是正四品靖远将军，不由心中很是欣慰与敬佩。要知道，武将不像文官可以熬资历，将军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战场上拼出来的。想到这里，安然不禁有些心疼，有些愧疚。当初大哥哥逃婚去边关，都是因为她啊！

可安然怎么能让大哥哥直接与平王殿下做对呢？根据穿越定律，平王殿下夺取天下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安然侧身一步从钱锐身后探出头来，含笑道：“大哥哥放心，以平王殿下的心胸气度，怎么会有这样狐假虎威对百姓威胁恐吓的奴仆？莫不是招摇撞骗的吧。我想，大哥哥要是肯出手帮平王殿下教训一下这些冒名败坏他声誉的人，平王殿下知道了也会感激大哥哥的。”钱锐一听，回头宠溺地看了安然一眼，点点头道：“妹妹说得极是！”那丫头听到安然这样说，不禁脸色发白，头冒冷汗。她，真的给殿下的名誉抹黑了？怎么办？怎么办？自家姑娘会不会怪她？

“你这丫头，怎么去了那么久？姑娘都等急了。”又一个丫头钻进来催促道。先前那丫头醒过神来，立即就要走。钱锐冷哼一声道：“这样就想走？”那丫头不得不停下脚步来，缓缓转身，低着头道：“不知钱将军还有何吩咐？”

钱锐冷声道：“给赵姑娘道歉！”说着，往旁边让了一步，露出安然来。

那丫头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先前眼睛长在头顶上，将谁都不放在眼里，如今被钱锐冷眼一瞪，便乖乖地走到安然身前，蹲身衿衽一礼道：“先前奴婢言语冲撞了姑娘，还请姑娘大人有大量，不要与奴婢计较。”

安然俏脸含笑，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道：“姑娘知道错了就好，今后收着点儿。”

说完便拉住钱锐的衣袖晃了晃道：“大哥哥，我们走吧！我娘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钱锐回头，脸上的冷厉早已经变作了温柔。他对着安然轻轻点点头。

上了马车之后，安然急忙问道：“大哥哥，你在边关那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吧？有没有受过多少伤呢？”

“没受多少伤，你别担心。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钱锐只觉得心中一暖，然而想要像小时候那样将她抱在怀里，却是不行了。他在袖中握紧了双拳，悔恨不已。想起当初的约定，现在然姐儿的婚约也没了，要是他没有娶妻，要是没有李氏，那该多好。可惜他不但有了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如之奈何？

“大哥哥？”安然见他神情忽然间变得这样奇怪，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钱锐转头看着她，眼睛发红，面上神情却是那样的痛苦。安然见了，才恍然

明白过来。分隔十年，她从小丫头长成了少女，他对她的感情却一直没有变，尽管他已经娶妻。

钱夫人李氏是个看起来很是温柔贤淑的女人，只是眉目间总带着淡淡的忧愁。据安齐听到的消息，说钱锐当年逃婚，钱宁代替兄长将李氏娶进门，钱锐直到三年后，才被文氏装病骗回来，强逼着与李氏圆房。后来李氏有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女儿，钱锐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听说大公子已经封了正四品的靖远将军，与大少夫人感情却不好，膝下只有一女，顾宛娘当时就忍不住在心中感叹。要是当初没有与贺家订亲，而是订下钱家大少爷，现在女儿也是将军夫人了。

顾宛娘见钱锐来探望她，心里很高兴。钱锐现在已经是正四品的靖远将军了，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反而对她比从前更加恭敬。然而见他看安然的目光依然充满爱恋，又让顾宛娘更是觉得心里发酸，还很有些不安。多好的孩子啊，当初她怎么就嫌弃人家年龄大呢？可是现在，他都有妻有女了，难道他还想着然姐儿？

钱锐离去之后，顾宛娘问安然：“你们怎么遇到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安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在金银玉器行里遇到了贺子砚的小妾。那女人找我麻烦，不想大哥哥路过那里听到了。他把他们教训了，然后送我回来。”

这天晚上，二皇子安王殿下便在府接到了白天钱锐与平王义妹发生冲突的消息。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对李相道：“我们在军中也没有别的人，也只有他了。钱鹏阳是你的门生，谁不知道他是李党的人？至于钱锐，虽然有时候有些特立独行，但我看他应该可靠！难道他还想投靠老三与自己的父亲家族做对不成？”

李相长长地叹息道：“虽然说雁门关的探子没有见过他和平王殿下单独相处，可是这么多年在一起，难免有些接触，钱敏之又那样年轻有为，我实在担心他已经被平王收买了。”

安王笑道：“三弟知道他是钱鹏阳的儿子，也知道钱鹏阳一直是我们的人，我就不信三弟肯信任他。”

李相如此一想，似乎也对。“那好吧，等平王殿下的折子一到，我们就推荐钱敏之接任雁门关统领吧。”

过年了，赵家在京城举目无亲，除了钱家，也没有别的亲戚需要走动，安然想着要不自己也整理几幅画出来，在哥哥和娘亲房里也挂上几幅，便去